

魔霸江湖

欧阳明著



魔 霸 江 湖

欧阳一鸣 著

(四)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第四十一章 决战少林

方兆南眼看形势已成剑拔弩张之局，南北二怪如出手，突然全力施为，不和那冥岳岳主分出生死，只怕不肯停手，但这一战，事关武林正义，并非一二人盛名之争，少林寺人百僧，已排成罗汉阵式，蓄势待敌，单人决战，倒不如把强敌引入寺中，群策群力，一鼓而歼，赶忙接口说道：“岳主断梭代柬，邀请天下英雄，赶会冥岳，想一举歼灭天下高手，以成武林霸业，心念毒辣……”

那黄衣丽人突然举起素手一招，娇声接道：“你再向前走近一步。”

方兆南只觉一股强大的吸引力，猛的把自己向前一带，不自禁又向前跨了一步。

这时，两人相距只不过三四步远，夜风频送来那黄衣丽人身上浓烈的幽香，扑鼻沁心。

突然间，梵音袅袅，由那庄严的少林寺中传了出来。

这声音开始非常低沉，但逐渐高拔，夜静人静，空谷传音，满山尽都是一片梵唱之声。

这声声梵音中，似是充满了一片祥和，但又含着一股悲壮之气。

庄严经文，梵音，使那排列在大愚、大道身后的二十

四名少林高僧，神情逐渐的转变成肃然之色。

那黄衣丽人微微一耸柳眉，高声说道：“现在相距子夜三更，只余下一盏热茶工夫了，你们还可在抗拒和投降之间任选一途！”

她的声音不大，但却如水银泻地一般，无孔不入，在那飘然梵唱声音，钻入耳中，听得人人心弦震动。

大愚禅师，急提聚一口真气，把震动的心神稳住，肃然说道：“少林寺自我达摩祖师，开创之后，沿传数百年，经过了无数风浪，但却从未有过降敌之事。”

那黄衣丽人回目一望，只见那团团碧绿的火光，已到了里许之内，在那碧绿灯光的闪跃之下，隐隐可见人影幢幢。

她一阵冷笑，道：“现在是对你们最后的忠告了，一到三更，屠杀展开，寺中大小僧侣，一个活口不留，那时候，你们后悔也来不及了！”

方兆南冷笑一声，接道：“少林寺中，早已摆阵相待……”他乃极富心机之人，耳闻目睹，局势已到了剑拔弩张之境，大战一触即发，倒不如来个气势夺人，以动摇强敌的锐气和信念。

那黄衣丽人轻盈一笑，道：“那很好！”素手突然一挥，疾向方兆南握剑右腕之上抓去。

她出手之势，虽然疾如闪电，但此时方兆南已非昔日的吴下阿蒙，吃她以无上内功吸力，身子向前走了一步，警惕之心更高，早把全身功力，凝聚丹田，她一出手，立时飘身向后退了三四尺远，白蛟剑一招“划分阴阳”，横

里推出一剑。

那黄衣丽人先是一怔，继而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你能闪避开我的一掌，武功算是不错了！”

方兆南拱手道：“过奖了，目下已过三更，我们在寺中候驾。”侧身对大愚禅师，道：“咱们退回寺中去吧！”

他相度敌我心事，不应在寺外和强敌决战！

大愚禅师也有同感，暗道：我们就眼下人手之力，和强敌在寺外展开一场决战，不但没有取胜的机会，而且一旦动上了手，再想回寺中去，只怕不是容易的事，倒不如先退回寺中，主持大局，退可以守，进可以攻，当下点头一笑道：“方施主说的不错。”

飘荡在静夜之中的梵唱，使那些排列在大愚身后的少林弟子，增长了不少定力，任它蓝衣丽人的轻盈媚笑，动人的娇态，都无法使群僧动心，一个个肃然而立。

方兆南手横白蛟剑，低声对大愚说道：“老禅师请携贵寺中人，先行退回寺中，由晚辈和辛、黄两位老前辈断后。

大愚已知他足智多谋，武功高强，又有南、北二怪相助，不致有失，当下举手一挥，道：“老衲尊敬不如从命。”

方兆南微微一怔，道：“老禅师言重了，晚辈当受不起。”

大愚微微一笑，举手一挥，群僧就立刻转过身子，缓步向寺中走去。

方兆南机警的向后退了四步，和南北二怪并肩站在一起。

那黄衣丽人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们不用紧张，本岳主言出如山，天河星斗不到三更，决不出手！”

方兆南目光环扫了一周，只见那奔驰而来的碧绿火花已到了十丈之内，每一盏灯光之后，都紧随着五六十人，这些人分着各种不同的颜色衣服，但每人的脸色，仍然和冥岳中所见的一样，五颜六色各极怪形，在那五盏灯光的导引之下，停在那黄轿之后。

这些人似是都受那灯光指挥，灯光一停，所有的人，都停下了脚步。

方兆南连经奇遇，大变之后，增长了不少见识，已能洞察微细，留心小节，暗暗忖道：他们为什么不分作四队，八队，暗合四面八方之数、攻守之间，也可以方便不少，何以分作五队，而且每队数目相若，又穿着五色不同的衣服，这其间决非无因……

他虽发觉了可疑之处，但一时之间，却是无法想出原因所在……。

目光转动，只见南、北二怪两人神情肃穆，目光一直怔怔的盯在那黄衣丽人的身上，连眨也不眨一下，似是内心之中，有着无比的紧张，不禁暗自奇怪，忖道：“听两人刚才说话的口气，这冥岳岳主，分明是罗玄的弟子，而且隐隐之中说出，南北二怪在未被囚禁之前，和罗玄比过一次武功，这女人也在场中，两人既以长辈自居，但却对那女人有着惧怕之意，此中之情，实是叫人大费猜疑。”

方兆南本想把所见的凝竅，提出来，询问南、北二怪，但见两人紧张之态，大异平常自负狂傲之情，只好把欲待出口之言，咽了回去。

方兆南目光四扫，只见大愚禅师携带着群僧，已然隐在那庄严的寺门之中，抬头望了望天上星斗，高声说道：

“少林群僧已在寺内摆下了罗汉阵，等待岳主入寺。”

那黄衣丽人似发觉一向被武林视为泰山北斗的少林寺，果然不易对付，至低限度，南北二怪突然在此出现助拳。凝目而立，半晌未语。

只待听到方兆南大声喝叫之言，才回目一望，冷冷说道：“大约还有一盏热茶工夫，天色就可到子夜了，我一向言出如鼎，在子夜时分之前，不论你们作何准备，我决不会出手，既然无胆在寺外迎敌，你也快退到寺中准备受死去吧！”

方兆南正要逗她如此说，当下一笑，回顾南北二怪，道：“咱们也回寺中去吧！”

南北二怪相互瞧了一眼，一齐转身，大步向寺中走去。

这举动和他们怪僻自负的性格，极不相称，方兆南暗自一皱眉，忖道：这两人一见那黄衣丽人之后，狂傲之态减去了不少，看来他们心中已生了怯敌之念，想那罗玄的威名，武功，果然非同小可，人已消失于数十年之久，但他之名，不但仍然震荡着武林，就是他门下的弟子，也似是得了他威名的余荫。

忖思之间，人已到了寺门前面。

身际间，突然响起了一个娇脆动人的声音，道：“奏起乐声。”

余音未绝，那鬼哭狼嚎的声音，已然大声响了起来。

这刺耳惊人的声音，和那一声发人深省的梵唱，混合在一起，交响成一片极不调和的乐章。

方兆南回目望去，只见人影晃动，那鬼形怪人，已缓步向寺中移动过来。

但那黄衣丽人，却仍然站在原地未动，随她而来的一些人，也静静的站在原地。

大愚禅师，惦记着方兆南的安危，进了寺门之后，立时闪入暗影之中，监视着外面的情形，只要那黄衣丽人以下那施袭令，立时将携带二十四名少林寺高手出寺抢救。

但那黄衣丽人很守信用，没派人追赶，也未暗中下手。

方兆南站在寺门外面正相度敌情，突然被急探而出的一只手拉入寺中。

耳际间响起了大愚禅师慈和的声音，道：“方施主请恕老衲失礼，强敌已然发动攻势，不宜在寺外停留了。”

方兆南回头一笑，道：“贵寺中弟子，都早已分配了工作，不知在下职司何责。”

大愚道：“施主和辛、黄二位前辈，乃今夜迎敌主要之人，胜败关键，大半掌握在三位手中，老衲不才，实难派请职司。”

方兆南目光一掠南北二怪正容说道：“两位都已答允过在下，拔刀相助，眼下大战即将展开，借重两位之处正

多，还望两位能够力行承诺，全力以赴。”

南怪辛奇双目一瞪，道：“那是当然，咱们既有了兄弟之义，全力对敌，自是义不容辞。”

北怪却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老夫虽答应助你克敌，但并未全力以赴的限制。”

方兆南一皱眉头，心念转动，智计复生，故意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老前辈是害怕冥岳岳主，晚辈决不相强，仍意把老前辈送回那石室之中。”

北怪双目一瞪，道：“为什么要把老夫送回石室之中。”

方兆南道：“是啊！以老前辈的身份，出尔反尔，实叫晚辈为之寒心！”

北怪纵声大笑，道：“解缚由你，可是再要老夫就缚返回石室，只怕由不得你了！”

方兆南淡然一笑，道：“一个人不守信诺，活在世上要受人讥笑，死了之后，也会给人留下笑柄……”

黄练大怒接道：“什么人敢讥笑老夫！”忽的扬手一掌，直劈过去，只觉一股疾凌掌风，掠着身侧而过，应手响起了一声惨叫。

转眼看去，只见一个身着奇服，面涂颜色的怪人，摔倒在寺门之内，口鼻之间鲜血急涌而出，但身躯却僵直不动，看样子已经气绝而死了。

方兆南心知北怪已为自己说服，但他生性冷僻，要他在众目睽睽之下，改口服输，决不可能，这一掌劈下冥岳中人，分明已允全力相助，赶忙一辑，道：“老前辈耳

目灵敏过人，此非发此一掌，我等之中，必有一人，身受暗算了。”

这几句颂扬之言，只说的北怪心中大感受用，但他生性冷漠，心中虽然快乐，外表之上，仍是一副冷若冰霜之情，冷哼一声，别过头去。

方兆南聪明绝顶，和南北二怪相处，这一些时间，已对二怪性格，瞭然甚多，对他的冷漫神情，也不放在心上，侧脸对大愚禅师道：“咱们守在门后，看当先冲进寺来的是什么人。”

南怪辛奇突然接口说道：“那黄衣女人，乃罗玄衣钵弟子，那年我们和罗玄比武之时，她还不过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娃儿，想不到现在已经这么大了，如非她提起昔年之事，我还当真无法认得出来……”

北怪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和罗玄比武之事，已是四五十年前的事了，女娃儿也该两鬓斑白！”

南怪辛奇道：“她看去只不过二十几岁之人，难道她不是咱们见到那个女孩么？”

黄练道：“罗玄一身武功，完全走的偏激路子，讲究养生住颜，那女娃儿既然是她唯一的传人，自然已是尽得他的真传，再过上二十年，她还是那般模样。”

口听蓬然一声，两扇半尺厚门，突然大开。

方兆南凝目望去，只见一个白须白发，手横宝剑的独目老人当门而立，正是诗人誉圣的一代大侠的萧遥子。

在他身后紧随着袖手樵隐史谋遁，无影神拳白作义，神刀罗昆，三剑一笔张风阁，九星追魂侯振方，一掌震九

州伍宗义，都是大江南北的英雄精英。

这些人，从前都是赴会冥岳的主力，如今却倒戈相见，为人所用，变成攻打少林寺的先锋了。

显然，那冥岳岳主，已存心让这般人挡少林寺锐锋。

方兆南轻轻叹息数声，道：“好辣的手段。”

方兆南道：“这些人都是从前参加泰山英雄大会的高手，赴战冥岳的主力，如今却成了少林寺的强敌了，唉，不知那冥岳岳主用的什么法子，竟然使这般人个个俯首听命。”

大愚禅师道：“这么说来，这些都是当今江湖上有名的人物了！”

方兆南道：“不错，那当先横剑而立的独目老人，就是被人誉为一代剑圣的萧遥子……”

大愚禅师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这般人个个神情肃然，似乎是被什么药物控制……”

忽听一声尖锐刺耳，似哨非哨，似啸非啸的声音，突起于梵唱，鬼哭的乐声之中。

此声一起，寺外强敌立时发动。

萧遥子手中宝剑一挥，当先直冲过来。

大道禅师纵身而上，横里扫出一杖口中说道：“小弟久闻武当剑圣之名，先接他一阵试试！”

他手中禅杖，足有一丈二尺多长，抡动起来，劲势惊人，杖风呼啸。

这等威猛的杖势，萧遥子竟然视若无物一般，手中长剑一挥，疾点而出。

白光闪动，迎着杖势，剑杖相触在一起，听不到一点声息，萧遥子静站在原地不动，大道禅师却马步一移动，身子转了半周。

大愚禅师轻叹一声道：“师弟快退下来，你不是他的敌手，让小兄试他一阵！”

原来萧遥子施出一招上乘剑学，“画龙点睛”借力打力，轻轻一拨大道禅杖，使他用出的力量不受控制，一杖扫空，带动了身子转了半圈。

大道禅师面孔一红，疾退而下。

大愚禅师缓缓举起手中禅杖迎了上去。

萧遥子举剑当胸，目光盯在大愚禅师的脸上，一语不发，神情冷漠，有如从冰山里拖出一具冷冻了几十年的尸体，神情之间，一片冰冷。

大愚禅师向前移动的身子，突然停了下来，凝神而立，平胸横杖，不再向前逼进。

他见多识广，一见萧遥子的神情，已知一代剑圣之名，并非虚传，这等冰冷的神情，正是上乘剑术出手前的神态，赶忙提聚全身真气，凝神而立，蓄势以待。

要知剑术一道，乃武学之中，登峰造极的一种武功，剑术到了大成之境，攻敌之前，无孔不入，如有水银泻地一般。

萧遥子天赋过人，以二十几岁年龄，先得剑圣之名，这几十年的刻苦自厉，剑术成就更深。

大愚禅师虽未习剑，但他对少林一派正宗武学，却已有极深修为，一眼之下，已看出萧遥子的剑术进入了大成

之境。

双方相距四五步远，形成一个相持之局。

方兆南目光一转，只见南北二怪四道眼神，齐齐盯住萧遥子的腿上，便是两人亦看出了萧遥子是个不可轻视之敌。

大愚禅师的神情，也逐渐变得肃穆起来，目光一直盯住在萧遥子的脸上。

高昂的梵唱声，和那刺耳的乐声，混和成极不调和的乐章。

只见萧遥子缓缓举起手中长剑，突然挟身而进，目光闪了一闪，人已退回原位。

他由极慢，突然间变得极快，剑光一闪，人又重还原位，快得使人无法看清他如何攻敌施袭。

两人一招交接，无声无息，却听不到一点剑杖相触之声。

只见大愚禅师，手中禅杖由横举变成直立，宽大的僧袍上多了一道四五寸长的裂口，隐隐之间，可见血迹。

显然，萧遥子挥剑一击，已然把大愚禅师轻伤在剑下。

方兆南剑眉一耸，暗道：我自学得陈玄霜祖父相授的剑术之后，又学了觉梦大师传授的达摩之剑，但始终没法找到一个敌手试试，这萧遥子被称为一代剑圣，剑术上的成就被中原武林公认为最高的一个，倒不如借机会和他试上一阵。

一股强烈的冲动，使他忘记了凶险。一挥白蛟剑，纵

身而上，横移两步，挡在大愚禅师前面，高声说道：“老禅师请让晚辈一阵如何？”

大愚禅师一皱眉头，道：“此人剑术甚高，方施主……”

方兆南道：“晚辈早已见过他的武功了，老禅师只管放心。”

大愚禅师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如若今宵我们是比武定名，老衲已经落败了。”一收禅杖，向后退开了十几步远。

方兆南一提真气，脚下不丁不八，右手平举白蛟剑，左手一抱拳说道：“萧老前辈别来无恙？”

萧遥子轻轻哼了一声，但却不说一言。

方兆南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老前辈侠名满江湖，人称为一代剑圣，想不到竟然是这等没有骨气，不惜把一生侠名，尽付流水，甘愿投效冥岳。”

萧遥子似欲反唇相机，但他口齿微一启动，竟又闭口不言。

方兆南看他始终不肯开口，心中甚觉奇怪，提高了声音道：“老前辈耳聋了么？”

萧遥子右手一起，长剑缓缓指向前胸刺来。

方兆南一招“腕底翻云”白蛟剑由下而上，横向萧遥子长剑之上削去。

那知萧遥子向前推出的长剑，突然向下一沉，剑势突然由缓变快，冷芒电奔，削向方兆南的右腕。

剑招一变，避敌还击，同时出手，一代剑圣之名，果

不虚传。

方兆南双肩一晃，向后疾退三尺。

他应变的虽然极快，但萧遥子剑转如惊霆迅雷，只见一阵冷芒掠腕而过，低头一看，右袖已被剑势划破了，鲜血点点，滴在地上。

方兆南暗中一运气，真气仍能贯通握剑手指，心知并未伤到筋骨。

举手一剑“冰河开冻”白蛟剑勾起一片剑影，疾刺过去。

这一招乃武当派太极慧剑中的一记绝学，萧遥子早已熟知于胸，本可随手破解，但他眼见对方剑招竟是武当派镇山剑法中不传之秘，不觉心头一震，就这一缓，方兆南剑招的威力已发挥出来。

萧遥子再想封架时，已来不及，只好横向旁侧跨了两步，避开一剑。

方兆南在那陈胜老人处，学得甚多奇奥剑招，但因为时过短，那老人又将至死，无法把整套剑法传授于他，只好把胸中所知精奇剑招，传授于他，这些剑招包括天下各大门派中精奥之学，方兆南只知施用，但却不知他的源出来路，一见萧遥子退避开去，白蛟剑斜削而出，剑光闪动横斩过去。

这一招乃昆仑派中一记绝招，“落月斜照”专用作追袭，剑势变动之间，亦有着措手不及之感。

萧遥子一着失先，陷入被动，再加上方兆南手中白蛟剑宝光耀目，一眼之下，立可分辨出是一柄削金断银的宝

刃，萧遥子不敢用剑封架，兵刃上已吃了亏，又被迫的退了三步。

但他曾被武林中誉为一代剑圣，剑术一道自有独特的造诣，方兆南反击两剑，已使他消去轻敌之心，不待方兆南第三剑出手，立时振腕反击，长剑挥动，剑风如轮，倏忽之间，连续点出三剑，分袭方兆南三处部位，迫得方兆南回剑自保，抢回先机。

方兆南已失先机，立时险象环生。

萧遥子剑招辛辣，内功强劲，出手剑招中，带起一片剑风，方兆南虽常出奇招反击，但功力，经验，均和对方相差甚远，十合之后，已完全丧失了反击之能。

大愚禅师目睹方兆南身陷危境，心头大急，一横手中禅杖缓步而上，准备找一个适当时机，把方兆南替下来。

但是萧遥子的剑势，绵绵如长江大河，凌厉的剑风远极数尺之外。大愚禅师竟然找不出一个下手接替方兆南的机会。

南怪辛奇回头望了北怪黄练一眼，道：“萧遥子有剑圣之名，似非虚传，我那兄弟只怕不是他的敌手。”

北怪道：“只怕他难再挡受对方十剑！”

辛奇冷笑一声，道：“那到未必见得，萧遥子不过是倚仗功力取胜……”

两人说话之间，突听方兆南一声大喝，白蛟剑奇学突出，寒光闪奔，反守为攻，一招“巧夺造化”，幻起了满天流星，萧遥子登时被这一招奇学，迫得疾向后面退去。

可惜方兆南未把这一招学全，眼看玄奇的剑势，逼退

了萧遥子重重护身剑影，迫近前肩之际，剑势突然顿挫不前，停了下来。

萧遥子微微一怔，长剑突地一招“分花拂柳”，由左侧疾翻而出，削斩方兆南右腕，又把方兆南迫退了一步。

突然间由身后传来一个清脆而冰冷的声音，道：“住手！”

这声音虽然不大，但却如泻地水银一般，钻入人们的耳中，清晰无比，震人心弦。

萧遥子、方兆南同时停下了手。

只见那身着黄衣，妖艳动人的冥岳岳主，莲步款款的走了过来，她走路的姿态，优美至极，柳腰轻摆，衣袂飘飘，充满着动人心魂的诱惑。

萧遥子抱剑而退，让到一侧。

那黄衣丽人缓步走到方兆南身前，星目逼视在方兆南的脸上，说道：“你刚才用的一招剑法，是何人传授给你的？”

方兆南道：“我如不告诉你呢？”

那黄衣丽人冷笑一声：“我说出的话，从来无人敢不听，你有胆子不妨试试，那时候只怕你再要自愿告诉我，已经迟了……”

方兆南纵声大笑道：“大不了一个死字，有什么能怕的！”

那黄衣丽人美丽的脸上，突然泛现起一股愤怒之容，说道：“想死么？只怕没那么轻松！”

方兆南凝目沉吟了片刻，道：“在下也相信，岳主能